《倭文端公遗书》版本考述

李细珠

倭仁(1804—1871),字艮峰,号艮斋,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谥号文端。倭仁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在道咸同士林社会中颇具影响,曾国藩称他为"当世仪型,群流归仰。"[①]倭仁在世时,他的著述便以手钞本的形式在士林社会中广为流传;倭仁去世后,《倭文端公遗书》很快刊行于世。《遗书》版本多种,今据所见略加考述。

一、光绪元年六安涂氏求我斋刊本 涂氏即涂宗瀛(1812—1894),号朗轩,安徽六安人,举人出身,累官至湖广总督,早年从倭仁问学,向心理学,后以刻书著称。[②]涂氏所刻《倭文端公遗书》,线装一函四册,八卷首二卷末一卷,共十一卷,前无篇目。这当是最早的《遗书》刊本。

二、"京都本"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套《倭文端公遗书》,线装一函二册,不分卷,无刻印者及刻印时间,收有倭仁著作四种;第一册有《为学大指》和《嘉善录》及其《补录》;第二册有《吏治辑要》和《莎车行纪》。据方宗诚《节录倭文端公遗书跋》,方氏在光绪四年曾见到两种版本的《倭文端公遗书》,一种是上述光绪元年六安涂氏求我斋本,另一种是所谓的"京都本",两相对照,他说:"京都本惟有四种,《为学大指》、《吏治辑要》与涂刻同,《嘉善录》、《莎车行纪》则涂本未有,其他涂刻数种又京都本之所无也,二本合之当为全书。"[③]可见,复旦所藏此本就是方氏所谓的"京都本",当刻于光绪四年以前。

三、光绪三年粤东翰元楼刻本 此刻本线装一函六册,十卷首二卷,共十二卷。与光绪元年六安涂氏求我斋本相比,前八卷相同,后增加了卷九《嘉善录》,并将涂本卷末所附之《吏治辑要》与新增《嘉善录补录》、《莎车行纪》合为卷十。从内容上看,此刻本实是上述涂本与"京都本"的合刊。

四、洪氏唐石经馆丛书本 《洪氏唐石经馆丛书》为洪汝奎所辑,清光绪年间泾县洪氏公善堂刻印。洪汝奎,字琴西,又作琴溪,祖籍安徽泾县,后侨寓湖北汉阳,道光二十四年举人,官至两淮盐运使,早年与倭仁交游讲学,晚年致力于刻书,所刻《洪氏唐石经馆丛书》收集了一些重要的程朱理学家著作,内有《倭文端公遗书》。[④]据《中国丛书综录》,《洪氏唐石经馆丛书》藏上海图书馆,所收《倭文端公遗书》系光绪六年六安涂氏求我斋刊本,八卷首二卷末一卷续四卷,共十五卷。今在上海图书馆检得此书与《综录》著录略有不同,乃光绪元年六安涂氏求我斋刻本,线装一函四册,八卷首二卷末一卷续三卷,共十四卷,而上图声称馆藏无此丛书,无法查证。又将此刻本与上述所见光绪元年六安涂氏求我斋刊本对照,则增加续刊三卷:续刊卷一为《莎车行纪》,续刊卷二为《嘉善录》,续刊卷三为《嘉善录补》。显然,《洪氏唐石经馆丛书》所收《倭文端公遗书》绝非涂氏原刻本,当是光绪元年涂氏刊本的续刻,其内容已与光绪三年粤东翰元楼本相同,只是后面几卷编次略有不同。或许是光绪六年所续刻,粤东翰元楼本有所参照,后被洪汝奎辑入《洪氏唐石经馆丛书》,待考。

五、《倭文端公遗书补》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线装一函一册,仅一卷,版次不可考。封面有"辛巳中秋廖养泉观察赠"字样,并有阴文朱印"铁梅读书之记",可见,此刻本当是辛巳年即光

绪七年前所刻。《遗书补》收有倭仁奏疏六篇:《吁恳同銮疏》、《挽救时事疏》、《请罢同文馆疏》、《请勿另行设馆疏》、《密陈事宜疏》、《叩恳矜全良吏疏》。这些是所见各种《倭文端公遗书》本所未有的。

六、光绪二十年山东书局重刻本 此刻本线装一函八册,十一卷首二卷,共十三卷。此重刻本与以上几种版本相比,不同之处有:①重刻本卷二增加五篇奏疏:《敬陈治本疏》、《保荐人才疏》、《陈豫省官民情形疏》、《请固人心以弭天变疏》、《请予大臣终制疏》。但并未收进《倭文端公遗书补》的六篇奏疏,不知何故?②六安求我斋本和粤东翰元楼本卷七《日记之余》后面附有一篇吴大廷所作《书倭文端日记后》,对倭仁日记作了某些重要提示,重刻本缺。③重刻本卷八"杂稿"增加《翰林院条规》一篇。④各本卷九以后编排秩序不同:粤东翰元楼本卷九为《吏治辑要》附《嘉善录》,卷十为《嘉善录补录》和《莎车行纪》;重刻本卷九为《嘉善录》附《嘉善录补录》,卷十为《吏治辑要》,卷十一为《莎车行纪》。⑤各本卷数不同:六安求我斋本十一卷,粤东翰元楼本十二卷,洪氏唐石经馆丛书本十四卷,山东书局重刻本十三卷。一般所言《倭文端公遗书》十三卷当指此重刻本而言。相对来说,这是所见收集资料最多的《倭文端公遗书》刊本。

七、两种台湾影印本 (一)成文出版社 1968 年版。二册,为《清末民初史料丛书》第十九种,标明据光绪元年刊本影印,经查对,此版实与光绪二十年山东书局重刻本相同,绝非光绪元年刊本。(二)文海出版社 1969 年版。二册,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四辑,据光绪二十年秋七月山东书局重刻本影印,题名《倭文端公(艮斋)遗书》。

相对于线装各本而言,这两种影印本使用较为方便。

八、《倭仁集注》 张凌霄校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标点铅印一册,50 万字。为"蒙古族古典文学丛书"之一。《集注》所依据的底本即《倭文端公遗书》,校注者自称"以清刻本为底本,与光绪二十年秋七月山东书局重刊本和光绪元年六安求我斋刊本相对校"。(第 628 页,《校勘表》)不知所据"清刻本"为何?其实基本上与山东书局重刻本一样。《集注》的校注主要是语词的训解,其次是对一些人名、书局和官职注释较详,可谓《遗书》的一种通俗读本。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倭仁集注》的《内容提要》称"本书对倭仁的全部作品进行了校注,"此言不确。《倭文端公遗书》并不等于"倭仁的全部作品",如《倭文端公遗书补》的六篇奏疏就未见收入此《集注》本。另外,倭仁在叶尔羌、盛京和京师任职内还有不少奏疏(包括会奏)及其他一些作品,如《安徽徽宁池太广道何君墓表》、《校订理学宗传辨正序》等,散见于各处,现在都可查到,却是各种《遗书》本所未见。可以说,目前所见的各种《倭文端公遗书》版本都没有收齐倭仁的全部作品。因此,进一步编辑一个比较完整的《倭仁集》是很有必要的。

---

①《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七,第 4 页,《致倭中堂》,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本。

②《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八,《涂宗瀛传》。

③方宗诚:《柏堂遗书》第三十九册,《柏堂集后编》卷六,第 29 页,光绪年志学堂家藏版。

④《清史稿》卷四百五十二,《洪汝奎传》;缪荃孙:《两淮盐运使洪公神道碑》,《续碑传集》卷三十八。

⑤《清史稿》卷三百九十一,《倭仁传》。